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 第二十回 陶情逞能誇造酒 風魔設法警陶情

話說新園上前看那小道士，原來是本智。本智卻也認得新園，兩個笑敘別來多時。本智道：「師兄因何憔悴，不似往日？」新園道：「自弄法入公子衙被獲，無顏見師，走回小廟，見本定陰靈，備知他被假鸞誤墜而殞。今與一卜淨墮入輪回。小弟得元通和尚指引清寧觀，投歸正覺，那祖師又不納，教我幾句法言，尚未明悉，細想莫非叫我勸化。」四里『舊交。我一人哪裡去找尋這』四里『，望師兄指教幫助。』本智道：「我只因妄投蜃腹，迷了道心，撇卻舊師，誤隨旁門，今承師真度脫，復歸島隨師，日守丹爐，怎得閒暇幫助？況那』四里『，見了我等，遠避不敢相親，師兄既無投托，何不候我師真蓬萊會回，求賜收納，做個徒弟。」新園大喜。正敘間，只見鸞鶴飛鳴，舞跳起來，彩雲靄靄，果然玄隱道真回島。本智接了，便引新園上前稽首。玄隱問是何人，小道士備言來歷。玄隱聽得，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這』四里『行蹤，我已洞曉。收服極難，勸化怎解？你不該設新園而弄幻，投左道而迷真，聖僧不納，也為此一件。只是你有一點道緣，我且指汝個投向。我於八極普照見這』四里『，各分境界，迷惑人情。汝一人力量，焉能開化？還當仗托老和尚高僧道力，方得度脫。」新園拜倒在地道：「師真，弟子也不願去找尋這』四里『，也不能開化這』四里『良心。方才在前聽得小師兄唱念的詩句兒，其實有味。望傳授了弟子，且暫借這海島閒洞，待弟子且做個閒散逍遙也罷。」道真聽了，笑道：「小徒自與汝等渾跡東行回來，想是學得我仙家些妙訣，閒吟歌唱，汝既要學，當叫他授你。只是我這海島，汝在小廟止可暫居，只恐』四里『未化，終是汝要勤勞一番。」新園拜謝，在海島暫居。且說這「四里」，自靈通關被和尚參破，各自離關，分頭散去。那兩裡霧走了些地方，沒個資生道路，一日來到一國度鄉村，他迷失路頭，只見鄉村人煙鬧熱，許多人叢雜生理，都是牛羊豆谷交易，往往來來。自思：「我遠投到此，又無個知識投托，欲待要交易些市物，又少本錢。」四面看了一回，猛然想起，說道：「這個鬧熱村鄉，人煙這等叢雜，卻怎麼沒一個酒肆茶坊？我想我生平技藝，會造醇酒美釀，何不設法弄幾斛豆谷，造成些春夏秋冬美味，滑辣香甜好酒，賣與這鄉村人家受用？」兩裡霧想了一會，恰好一個老漢子坐在那市上，手裡拿著一杯水吃。兩裡霧看見道：「這老漢子吃的不是茶，定然是酒。」乃上前問道：「老尊長吃的是茶還是酒？」老漢答道：「老兄說甚茶酒，我這地方，不長茶芽，無人吃酒。老漢杯中吃的是些白水。」兩裡霧道：「地方無茶，也難怪你。豆谷頗多，為何不造些酒賣？」老漢道：「我這地方原不吃酒。」兩裡霧道：「酒乃世間一件美物，如何不吃？」老漢道：「這東西為何是世間美物？」兩裡霧道：「老尊長不信，我有四句古詩說得好。」說道：

酒是人間祿，神仙祖代留。

三杯和萬事，一醉解千愁。

老漢聽了笑道：「你誇酒好，其如我這鄉村不吃，奈何！」兩裡霧道：「老尊長，你這鄉村難道一個人也不吃？」老漢道：「不但吃，還有聞名不知是甚物的。只我老漢曉得，不吃他。」兩裡霧又道：「老尊長，你為甚不吃？」老漢道：「酒乃爛腸之物，伐性之斧，吃了它，顛狂放蕩，助火傷神，好好的一個白面郎君，頃刻成一條赤臉漢子。蕩著些兒，不是踢腳掄拳，便是拿刀弄杖。」兩裡霧笑道：「我聞糟物能久不壞，何云爛腸？散悶陶情，怎說伐性？佳人一朵，桃花上臉；好漢三杯，壯起威風。合歡、結盟，哪個不要他兩相和好，卻怎說踢腳掄拳、拿刀弄杖？」老漢道：「這還是小事，還有幾件大事，都是它弄出來的。」兩裡霧道：「甚大事，請老尊長說了罷。」老漢道：「干名犯義，都是它弄出來；爭強鬥勇，都是它使出來；傷災害病，都是它生出來；倒街臥巷，都是它發出來。」兩裡霧道：「倒街臥巷，小事小事，怎麼也說大事？」老漢道：「你卻原來不知，威儀濟楚，倒街像甚模樣？街頭破面臥巷，成甚男子？」兩裡霧聽了道：「實不瞞老尊長，小子路過到此，見交易處這等熱鬧，如何不沽釀賣酒？小子卻會造曲釀，釀蜜淋，只少些本錢，老尊長若肯扶持，我逆旅窮途，有這造酒手段，假貸幾貫，備辦傢伙，倩問房屋，開一個酒肆，得以資生，便是大恩大德。」老漢聽得道：「老兄，莫怪莫怪，我這國度中，原禁吃酒，便是我這地方，個個莫說不吃，連酒字也不出口。其實安你不得，且要快快走去，莫教有道行的知了，把你指做酒頭，不打逐你，便送了性命。」兩裡霧聽了，涕泣起來，道：「老尊長，你可憐我窮途逆旅，懷抱不開，不肯借本經營，求指引個吃酒的地界。」老漢聽了道：「鄰我這國吃酒的，我還要勸化他，如何反指引你？快去，快去！莫要撞著天性不吃的來。」老漢說罷，忽然不見。兩裡霧把眼下一望，只見半空裡卻是一個老和尚，雲端現身。他定睛一看，卻認得是靈通關被他說教的僧人，乃道：「走罷，走罷，莫要又惹他了。」後有土人說酒可飲不可飲的五言四句，說道：

漫道酒爛腸，伐性亂方寸。

能調五臟和，智者不為困。

兩裡霧見這鄉村不吃酒，卻是元通老和尚化做老漢子，又與他辯駁這一番。乃想道：「我當初不該起這個霧字名姓，惹那和尚惡到底，走到這個地方，他又來撥嘴撥舌。不如改個名姓，過了這國度，到個吃酒的所在，或是自造，巧立個名色，寫在招牌，引人來賣。或是零買治備些肴饌，引那饞嘴見菜來沽。」想了一會，乃自己起了一個名姓，叫做「陶情」。他一路走去，未過十餘里，只見漸漸有醞酣之人，陶情乃上前，聞那人口內，噴出一團酒氣，便扯他衣袖要問個路境，那人袖內卻藏著一個酒瓶。陶情見了，怎肯放過他，說道：「你這村鄉不吃酒，你如何酒氣噴噴，袖裡又籠著壺瓶？」那人慌了，答道：「老兄，你休怪我。我是沒奈何，好吃一杯的。只因我村鄉不吃酒，有戒，漸漸過來，便有偷著吃些的。再過百十餘里，就通行大飲。此去十里，也有零沽藏賣，小子悄悄偷買些吃。不想撞著老兄，莫怪！莫怪！」陶情聽得，滿心歡喜道：「不吃酒村中尚有偷吃的，那通行大飲地方，不知吃得怎個樣子？」乃付道：「我一個孤身，又無資本，不如扯著這人，做個伙計生理。」乃問道：「老兄高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漢子問我名姓做甚？」陶情道：「小子會造酒，欲到前村去賣，實不相瞞，孤身無本。若老兄方便，做個伙計甚好。」那人聽得，笑道：「小子姓吳名厭，平生好吃一杯，只因居住不吃酒村鄉，沒奈何，袖著壺瓶做個小人計較。老兄既是高手，會造佳釀，正遂我心。願出資本，伙計管生，落得終朝痛飲，早晚醞酣。強似在家裡，躲躲拽拽，吃不快活！」陶情大喜，隨到吳厭家裡。吳厭收拾些本錢，與陶情出門，望前路走去。行到百里境界，卻又是個國度地方，他二人辛苦道途，正思吃這幾杯，卻好樹蔭下一個牌坊，上寫著兩行字。陶情近前看那兩行字，說道：

過客聞香駐馬，遊人知味停舟。

二人走入樹蔭深處，卻好一個酒家。人得門來，吳厭道：「有好酒釀來！」店家忙釀暖酒，擺出些下酒肴饌，他二人輪杯把盞。只見陶情攢著兩道眉，摸著一個胸，說道：「哎呀！蜚殺人也，脹壞人也！」吳厭問道：「老兄如何這等模樣？」陶情道：「掛招牌，賣假酒，這壺中，精是醋，活活是水，怎生叫我吃得？」店家聽得，忙走到二人面前，說道：「二位，吃我這好酒，比眾店不同，如何說是醋、是水？」陶情道：「比如你這酒，造作可有個舊方？」店家道：「怎無舊方？」陶情道：「我那地舊方，卻是一斗糟。」店家道：「是一斗糟。」陶情道：「便是三擔水。」店王道：「也是三擔水。」陶情道：「卻要一擔穀。」店王道：「便是只少這一擔物件。」吳厭笑道：「這等還喜得一斗糟不少，才有這些些酸味。」大家笑了一回。店家便問陶情來歷。陶情才把會造酒，與吳厭做伙計的話說出。店王道：「小店雖開，來沽的甚稀，想因造作不如法。陶兄如肯與小店代造幾甕，若是生意通行，卻也不忘大德。我這國裡，都卻會吃，只要造得有些名頭。名頭若好，便是『金生麗』，也要來買些嚐嚐。」陶情道：「我小子造出來的，名頭卻也多。」店王道：「請說幾樣一聽。」陶情乃說道：

蜜淋淋，打辣酥，燒壇時細並麻姑。

蒲桃釀，薏苡香，金華蘇壽各村鄉。

惠泉白，狀元紅，茅柴中聖不相同。

珍珠露，琥珀漿，玉蘭金橘果然香。

店主聽了陶情這許多酒名，大喜道：「老兄有這手段，小子願把店中傢伙本錢，交付與你，大張起個門面，攜帶小子起個家業，襯個興頭。」陶情應允。當時就寫立一紙券約，糴谷造酒，開張發市。一時吃了陶情的美酒，大家小戶，遠鄉近裡，都來買酒，真是填門塞巷。吳厭把些本錢，也交付陶情，他只是終朝要吃，醉了便去，羅攬事端，卻好逞醉在那街坊生事。只見一個風魔道士，似醉非醉，如癡非癡，手內拿著一個葫蘆，口中叫賣幾丸靈藥。吳厭也不管個好歹，向前把葫蘆搶入手裡，便倒那丸藥。那道士笑了一笑，把拂塵一揮，只見那葫蘆中倒出許多大胡蜂，滿頭滿臉，把吳厭蜇得手慌腳忙，那裡趕得他去！那葫蘆如火熱，丟又不得脫手，只叫：「好道士，饒了我罷！」街市眾人看見，齊來幫助吳厭，說道：「你這風魔道士，如何使障眼法兒，捉弄我們地方酒客？」陶情與店主知道，也來看吳厭，被道士的葫蘆兒黏著手掌，火燒般痛。那吳厭始初還求饒，見燒的又痛，胡蜂蜇得又狠，越發怒罵起來。道士只是大笑道：「只蜇得你酒醒，蕩得你住口，方才饒你。」眾人與陶情都怒道：「這風魔道士好生無禮，不打他，怎生饒恕！」你一拳，我一腳，頓時把個道士打得直僵僵無氣。

哪知國法不饒，那村鄉卻有官長，即時把吳厭拿去，供說是陶情酒斃致醉，致生出一種事端。一時把陶情也捉將到官，五刑三拷。可憐陶情那裡叫屈，係在獄中。他猛然想起，在靈通關賽新園與他結義，遇僧人一番議論，在前村中那老漢化出和尚的根因，便道了一聲：「新園道兄，你如在此，可也與你道友說個方便，饒了胡蜂火葫蘆，也不使吳厭醉狂，惹出這一番禍害。」正才說了，忽然市上來報官長，說風魔道士活了。官長乃押著陶情去看，只見那道士把臉一摸，叫一聲：「兩裡霧契兄，及早改業，訪問高僧，莫叫墮落，作吳厭干連。」陶情一看，原來是賽新園道士。他乘此機會，只答應了一聲，問也不問，一陣煙飛星去了，丟下個吳厭，到店家去住。風魔道士昂昂而去。後有歎逞醉生非弄出禍害，都是這陶情釀美酒五言四句說道：

萬事無過酒，生非惹事端。

不飲從他美，安居天地寬。

卻說元通老和尚，一心悟那彈關之教，只是運陽神尋那四種根因。見陶情國度鄉村造酒，卻有那新園得真仙妙訣，也能變化，去度他，可怪他迷尚不悟，得道士救了，便飛星逃走。恰好老和尚在雲端遇見新園道士，說：「兩裡霧更名陶情，這一番事跡。如今他不悟玄機道性，犯戒生非，不如罰他到輪轉司，與他個異劫警省，這卻又不是我僧家慈悲方便。」新園道：「師兄此言，也是成就他的方便。不似我們門中正法剷除。」元通老和尚聽得，只念了一句梵語，頃刻陶情被神司捉到。陶情見是昔日辯論的僧人，便說道：「小子不曾違背了昔日之盟，雖然廣造多方博名的飲，原教人薄薄酒勝茶湯，誰教那吳厭醉狂，惹出禍害。」老和尚道：「雖是你自作自造，未嘗叫人生事，怎教你造出醇漿，使那吳厭顛狂？我如今不教如來，只戒得沙門弟子，卻也難禁世人。你且去輪轉司，異變一劫，不飲人天。那時也注個無量功德。」陶情不敢作聲，抱頭竄耳，跟著神司，直到那輪轉司。主者正在那裡閱寶卷瓊書，查世間有情無情、機緣脫化，乃查到卜垢信道不篤，本定幻法迷真，一個尚有一句彌陀救解，一個也有梵師雙修的玄功。主者查到此有情，說：「叫轉輪使者，且把他二人輪轉中上，一個不離道岸，一個不出僧門。」使者方才要把那風車兒左轉，只見級下神司押著陶情。主者見了，怒道：「你這業障，坑陷了多少風流浪蕩，鼓動了無限暴戾顛狂，應付異劫漂沉。」陶情泣道：「信如官長之言，只是陶情卻也有一種好陰功善果。」主者道：「汝有何功果？」陶情道：「散抑鬱不伸之氣，救好了無限災屯，解吳越莫大之仇，合歡了兩家世好。」主者聽了，笑道：「也只因你有這一種功勞，便救了你萬分的罪案。你既說有功，便查你的功罪。」叫吏役取過化卷來看，其中卻也載著百千億萬，功是功，罪是罪。主者乃叫開注明白，自有處分。卻是如何處分，下回自曉。